



中国大缉毒

——云南“8·31”行动纪实

别庆林 董书民 著



群言出版社

中国大缉毒

——云南“8·31”行动纪实

别庆林 董书民 著

群言出版社

目 录

一、行动代号“8·31”	(1)
二、行动前的调虎离山之计	(9)
三、中国的“金三角”	(13)
四、历史的回顾	(25)
五、白色恶魔卷土重来	(35)
六、国境线的那一边	(48)
七、禁毒在中国	(59)
八、缉毒前哨的神警	(68)
九、贩枪贩毒的女人们	(83)
十、黑帮首领与罪恶的钟声	(92)
十一、魔鬼的宫殿与爱情岛	(100)
十二、出击在黎明时分	(106)
十三、保镖被打成马蜂窝	(112)
十四、浴血小石桥	(120)
十五、不死的英魂	(128)
十六、尖刀直插敌心脏	(137)
十七、搜索馒头山与寻找突破口	(148)
十八、开辟新战区	(155)

十九、活捉罪恶元凶罗建飞·····	(164)
二十、千里追枪·····	(171)
二十一、在最后时限到来之前·····	(176)
二十二、追捕“广东大老板”·····	(184)
二十三、智审毒枭·····	(189)
二十四、“老狐狸”认输·····	(196)
二十五、攻心为上·····	(205)
二十六、荒野里的毒品仓库·····	(213)
二十七、恢恢天网与地毯式搜索·····	(221)
二十八、特殊战场 特殊考验·····	(228)
二十九、雄师凯旋 功在千秋·····	(234)
三十、英雄群像与战场趣闻·····	(243)
三十一、战斗正未有穷期·····	(253)

一、行动代号“8·31”

1992年8月6日。云南省昆明市郊的巫家坝机场。

一架银灰色的波音737客机正缓缓滑向跑道。随着震耳欲聋的巨大轰鸣，飞机在跑道上箭一样滑行、加速，接着，昂首挺胸插入云岭高原那特有的蓝天白云间，向着北方飞去……

在飞机前舱宽敞舒适的座位上，有一位颇有学者风度的长者，正透过机舱窗口玻璃，俯视着脚下山峦起伏的红色土地。窗外风起云涌，长者深邃的目光，穿破风云，紧紧盯着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远的山峰、道路、村落、水库、稻田、森林。仿佛机翼下的高原大地是他那指挥部里的沙盘模型。

这位年过六旬、衣着简朴、精神矍铄的长者，就是本次航班中负有特殊使命的乘客。

他叫刘选略，原云南省公安厅厅长，现任云南省禁毒委员会主任。这位解放前重庆大学的毕业生，从参加革命就进入公安保卫战线，积累了丰富的对敌斗争、打击犯罪的经验，是我国公安战线屈指可数的资深领导干部，一位满腹韬略、足智多谋的缉毒专家。

“各位乘客：飞机已进入北京上空，现在正在向首都机场降落，请系好安全带。”空中小姐温柔甜美的嗓音，将沉思中的刘选略唤醒。哦，北京到了！

经过近3个小时的飞行，波音737平稳地降落在首都国际机场的跑道上，徐徐驶向停机坪。卫星厅通道伸开巨臂迎向舱门……

一辆牌号上标着GA红色代号的黑色奔驰轿车，飞速驶出机场，一路警灯闪烁，进入天安门东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大门外威武的两名武警哨兵同时“刷”地举手行军礼，迎接了这位来自祖国西南边陲的客人。

次日，在公安部的一间会议室里，国务委员、国家禁毒委员会主任王芳及中央有关部门领导，受党中央、国务院委托，专门听取刘选略代表云南省委汇报关于在平远地区动“大手术”，开展严厉打击贩毒贩枪犯罪活动的方案。

只听他侃侃而谈，语调时而沉重，时而激愤：

进入80年代后，平远地区逐渐成为境外毒品渗透的据点和集散地，基层政权受到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恶势力的控制和操纵。在非法致富思想的支配下，犯罪分子公然与执法人员对抗，大肆进行贩毒、贩枪、走私、销售赃车活动。近10年来，平远地区先后发生公开打砸公安分局、派出所，聚众打砸抢烧杀、围攻残害执法人员事件31起，全国已有24个省区发现从平远地区贩出的枪支弹药，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由于这里是民族地区，过去片面强调疏导缓解矛盾，不敢理直气壮依法办案，结果一些骨干分子和别有用心的人，视党和政府的克制为软弱可欺，导致犯罪活动愈演愈烈，使这里成了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的“法外之地”……

鉴于上述严重问题，云南省委决定下狠心割除这块“恶性肿瘤”。因此，请求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按照宪法第89条第16款规定，在平远地区采取军事行动，以表明政府严格执法的严正态度，恢复这一地区的法律和秩序！

听到这里，王芳倏然站起身来，坚定而有力地说：“云南有这个决心，中央等了多少年！能下这个决心不容易啊，中央坚决支持。”

王芳接着指出，平远地区的问题，不是民族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更不涉及任何历史遗留问题。而是贩毒、贩枪的严重刑事犯罪问题。它已经危及云南全省，影响全国，而且愈演愈烈，到了非彻底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最后，王芳说道：“你们先做好解决平远问题的准备，待我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后马上行动。”

党中央、国务院一声令下，吹响了在平远地区开展严厉打击贩枪、贩毒严重刑事犯罪斗争的进军号角。

1992年8月10日，武警云南总队总队长司久义大校、政委陈华全大校接到省委的通知，匆匆赶到一间豪华而隐蔽的会议室里，参加了一个极为保密、级别极高、人员极少的会议。会上，省委向他们通报了关于下决心解决平远问题的意图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要求武警总队机动部队在8月底前，做好一切作战准备工作，但又不能走露一点风声。

这等于省委下达了预先命令。司久义总队长和陈华全政委顿时感到肩上的担子太重了。到月底仅有20天时间，制定周密的作战方案，收拢部队进行应急训练，组织战勤保障……时间一分一秒都显得特别珍贵。他们马不停蹄，一

头扎进作战室投入到紧张的准备工作中。

1992年8月26日，云南省委书记办公会议最后敲定了“严打”方案——

一、调集2000名公安、武警，以军事手段作后盾，明确斗争的目的、任务、政策和方法。

二、“严打”行动前，指示文山州委，通知平远地区的基层干部和各清真寺管事到砚山县集中学习。

三、“严打”行动的具体实施方案和步骤由省公安厅负责实施。

四、不动用解放军和民兵。

为确保这次行动的胜利，省委决定成立省“严打”领导小组，由云南省委副书记、省政法委书记尹俊任组长，副省长赵廷光任副组长，省人大副主任杨一堂、省政协副主席罗运通等领导为成员，全面负责指挥平远地区“严打”行动。

与此同时，省委通知各地、州、市主要领导，定人、定位负责本地区的社会治安稳定，并责成省公安厅成立平远地区“严打”指挥部。尹俊副书记亲自点将，由省禁毒委员会主任刘选略担任省公安厅“严打”总指挥。组成了由副厅长马永清、种道铨，武警云南总队总队长司久义，武警云南边防总队总队长周如鹏，文山州公安局局长刘子奇任副总指挥的前线指挥机构，具体负责调遣和指挥所有参加“严打”行动的公安干警和武警官兵。

省公安厅厅长冯家聪，坐镇昆明，在基地指挥，协调前方的各种作战物资的保障和供给。公安厅机关也分别从玫保、内保、刑侦、缉毒、通信、交通、后勤等部门抽出

100多名德才兼备的干警参加“严打”行动。

云南省委、省政府责成省各级检察院、法院积极开展工作，全力配合“严打”行动。同时决定，从1992年8月31日开始，集中力量、集中时间、集中地点，在平远地区展开一场声势浩大的严厉打击贩毒、贩枪等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统一行动。

云南省委确定的“严打”指导思想是：坚持经济建设和打击犯罪两手抓、两手硬的方针，通过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整顿社会治安，加强党政基层组织建设，增强干部群众的法制观念，引导群众走依法致富、勤劳致富的道路，促进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把平远地区建成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民族团结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严打”的基本方针和目的是：充分发动和依靠当地各族群众，争取和团结大多数人，分化瓦解、孤立少数顽固分子，重点打击少数严重犯罪分子和犯罪集团首要分子。把已批捕尚未归案的罪犯缉拿归案，摧毁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恶势力和犯罪团伙，敲碎压在广大群众头上的“大石板”，同时教育、挽救、解脱一大批有较轻违法犯罪行为的人。

针对“严打”中犯罪分子有可能打出“民族、宗教”的幌子，制造谣言来蛊惑人心、混淆是非、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抗拒执法的情况，省委强调，不论属于哪个民族，不论信仰何种宗教，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触犯了刑律，都必须受到应有的制裁。不能因为犯罪分子是哪个民族、信仰哪种宗教，就和哪个民族、哪种宗教联系起来。对于规定限期内不投案自首的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不论何种民族，这次行动中一律缉拿归案，依法处理。对于打着“民族、宗

教”幌子造谣生事、串连支持、聚众“声援”、干扰执法的，一律依法从严惩处。

根据云南省委的部署，8月29日，省公安厅“严打”前线副总指挥马永清、种道铨两位副厅长先期到达平远公安分局，检查落实战前准备工作，然后转道砚山，实施调虎离山方案。

8月30日，公安部和武警总部派出的联合联络组一行4人从北京飞抵战区。

8月30日晚，云南省“严打”领导小组、省公安厅前线指挥部秘密进入平远地区，有关领导同期抵达，进入作战指挥位置。

旋即，近3000名公安干警、武警官兵紧张地进行集结编队，分别以“拉练”、“集训”、“演习”的名义，从昆明、曲靖、红河、文山等地以分进合围之势，于行动前夜向平远地区开进。滚滚铁流冲破黑暗，在夜幕下的崇山峻岭间奔腾向前。闪亮的车灯使绵延几公里、十几公里的车队犹如条条巨龙，在昔日通往边境战区的战略公路上蜿蜒盘行……

此刻，每日数次飞临我国上空的美国军事侦察卫星，向五角大楼发回一条重要情报：中国军队正向中越边境地区集结！美国情报当局很快向昔日的对手越南发出预警。

立时，两国情报部门、军事当局转入高速运转，调动其高科技情报网络，采取多种侦察手段，密切注视着中国南部边陲这块充满神秘色彩的地方，注视着这一地区的重大军事动态。

时间闪回到1992年8月14日，武警云南总队总队长

司久义大校、政委陈华全大校在总队党委扩大会后，又单独留下了第三支队支队长张钟禄上校、政委吉志勇中校，举行了秘密军事会议。

约3个小时之后，张钟禄和吉志勇带着满脸急切、兴奋的神情，走出会议室，驱车赶回他们的部队。

8月15日，第三支队所属部队进入应急训练阶段。

远在昆明市郊的总队射击场、三支队战术训练场，各中队轮流进行实战训练，演练越野、捕歼战术、抵近射击、攀登、擒敌等临战科目。训练场上，硝烟弥漫，枪声不绝于耳。

武警云南总队的机关干部和部队官兵从这紧张的训练中隐约感到，即将发生一件什么大事。人们在猜测，在等待……

武警云南总队作战室里灯光彻夜通明，后勤部门将大批弹药、防弹背心、钢盔、帐篷、行军床、迷彩服等军用物资、作战物品运抵第三支队、曲靖地区支队等单位。官兵们从这紧张的气氛中似乎嗅到了火药味，许多战士悄悄理了光头，做好了大干一场的准备。

人们的猜测很快得到了证实。

几天后，武警云南总队正式接到命令：总队机关和第三支队以及红河州支队、曲靖地区支队机动中队约2000名武警官兵，务于8月31日凌晨赶赴平远地区，对这一地区实行军事包围，执行“严打”任务。

夜色中，一队队身穿迷彩服、头戴钢盔的武警战士携带全副装备登上一辆辆军车，开往集结地域。103辆军车组成的庞大车队缓缓地穿过昆明市区，人们纷纷驻足观望。车

上“野营拉练，提高部队战斗力”、“严格训练、严格要求”等标语，似乎在向人们做出某种解释。

在几乎无密可保的时代，要达到军事行动的突然性，赢得战斗的胜利，指挥员们不得不采取最严密的措施，封锁消息、掩护行动、隐蔽意图、遮人耳目。就连参战的广大官兵登车前，也被告知前去执行拉练和演习任务。

长长的车队畅通无阻，穿过小石坝收费站，沿着昆石高等级公路挺进，直指中国当代最大的毒品、枪支集散地。

大军急抵平远。平远小镇死一般寂静。

忽然，“咣当”一声，一道铁门启开一条缝，门缝里钻出几个豪赌的大毒枭。他们似乎听到了什么声响，定睛细看，星光下只见一辆辆军车在村边路上像一道威严的城墙，车上车下，钢盔、钢枪、迷彩服闪成一片……

“不好！大军包围了平远街，政府下手啦！”几个人顾不得回家，窜入苞谷地中窥视着。全副武装的公安武警，正悄悄围向村内几座豪华别墅。苞谷地里的毒枭顿时吓得瘫倒在地。他们知道，若依法论处，这几家的主人都当杀千次，村里够死罪的几乎上百，全村将成为寡妇村！

晨曦中，参战的武警官兵犹如离弦之箭，迅速出击，闪电般进入指定位置，控制了平远地区通往外界的所有通道，占领了村寨外围的制高点，形成了大军压境、分割包围的态势，切断了平远地区与外界的联系。

此刻，时间是公元1992年8月31日清晨7时整。

代号“8·31”的平远“严打”战斗就要打响。

中国当代最大的扫毒缉枪军事大行动拉开了序幕！

二、行动前的调虎离山之计

在“8·31”行动之前，云南省就悄然进入了激战的前夜。被称为“省指”的云南省平远地区“严打”领导小组早早投入运转，发出了一个个事关行动成败的指令。

为打乱平远地区黑社会势力的指挥系统，使其无法组织抵抗执法活动，减少行动的障碍，“省指”通过文山州在行动前夕将文山州一些基层干部和宗教神职人员，集中到沿海特区“参观考察”。

1992年8月29日，根据“省指”的部署，砚山县委、县政府的领导通知平远镇的头面人物于8月30日赶往砚山县宾馆开会、传达文件，并专程派车来接，要他们一早，在军供站前等候。

接到通知，平远镇副镇长林洪恩，省、州、县三级政协委员保国，磨龙清真寺大管事马惠春等人着实合计了一番。他们3人，一个是有权有势、耀武扬威的台上头面人物；一个是幕后操纵能呼风唤雨的神秘人物；一个是号称“军师”的智囊人物和宗教人士。加上已经出发前往广东沿海考察的田心村办事处党支部书记王保恩、田心村办事处党支部副书记林洪周，被称为平远地区“五巨头”。他们是

平远的“主宰”。他们一跺脚，整个平远地区都晃动……

见多识广的保国召集林洪恩、马惠春商量对策。他仿佛已闻到风声，省里正向北京汇报平远地区的问题，此时通知开会会不会有别的名堂。

狡诈多疑的马惠春脑海里闪过一丝疑云：“以往通知开会，都是打个电话，让我们自己开车去，这一次却专门来车接，味道有点怪哟。”

“怕什么，上面拿平远街没办法，平远的大小事全得靠我们。县里当然要升格接待我们。”一副官相、趾高气扬的林洪恩还有点洋洋得意，满不在乎。

在设想了种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后，他们认定县里开会不外乎有两种可能：一是国家出了大事先给他们打招呼，比如党和国家重要人物去世、重大人事变更等；二是解决平远地区的问题，请他们做工作。就去不去开会的问题，3个人密谋了一阵后，决定按时赴约，谅政府也不敢把他们怎么样。

8月30日一早，平远镇上的几个头面人物威风凛凛地登上县里派来的丰田、皇冠轿车。为了摆阔同时也以防不测，他们还带上自己的轿车跟到县里。

他们的确猜对了一半。到县里开会传达文件，只不过是政府施展调虎离山之计的一个借口。

平远地区的几个头面人物踏着腥红色的地毯，走进宾馆之后，也觉出了气氛不同寻常。狡猾的马惠春越想越不对劲，假称没有带洗刷用品，说开车回去取。坐镇的云南省公安厅副厅长马永清哪容他溜走，这位在平远公安分局曾任第一政委、与枪贩毒枭打了两年交道的老公安，深知

放过马惠春就是放虎归山，整个“8·31”行动将受到无法预测的影响。

在马永清副厅长的安排下，马惠春第一个被“请”进了会议室。他迈步走进门一看，马永清、种道铨正威严地坐在里边，几名精神抖擞的公安干警站立一旁。马惠春立时明白了怎么回事，借口上厕所要溜，但没等他跨出门，一副冰凉的手铐铐住了他的双手，马惠春成了第一个入瓮者。

保国、林洪恩等头面人物获悉马惠春被抓，一个个暴跳如雷，竟狂妄地质问：“你们抓人，为什么不先和我们打个招呼？”

此刻，他们应该知道：昔日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

在被“调”到广东沿海“考察”的田心村办事处党支部书记林洪周、办事处主任、党支部副书记王保恩等人归来途中，有一个与广西百色交界的县城——富宁，这里山高林密、水深流急，公路一面靠悬崖，一面临险川，是由两广入滇的必经之地。我公安干警在此设卡，将两名头面人物抓捕归案。

至此，平远地区恶势力“五巨头”已有3人落网。当他们被戴上手铐押进戒备森严的看守所时，一个个垂头丧气，懊恼万分，大呼上当：“政府调虎离山，我们有眼无珠，掉进了早已设好的陷阱中了。”

林洪恩是在“学习班”后被县里安排到深圳参观的。他带着面包车被“调”到了千里之外，然后神秘地“失踪”了。此时，“8·31”战斗已经打响，林洪恩仍然去向不明。

消息传到公安部，公安部立刻发出指令，与云南相邻

的几个公安厅一齐行动，像大海捞针一样查访从云南开出的白色面包车。

云南方面焦急地等待着各地反馈的消息。深圳、广州、佛山、肇庆、玉林、南宁、隆安……一个个查找无影的信息急坏了云南省公安厅前线指挥部的指挥员。

终于，在广西百色地区，这辆失踪了的白色面包车又出现了，它被公安侦查员们死死盯住，引入一张早已张开的大网之中……

又是在富宁县设伏，请林洪恩入瓮。调虎离山的计划圆满实现，擒贼擒王的目的达到了。

据多方调查证实，平远地区的贩毒贩枪等猖狂犯罪活动，是由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恶势力一手操纵的。要取得“严打”斗争的主动权，避免罪犯裹挟群众与政府公开对抗，避免冲突和损失，必须首先将恶势力的头面人物一一拿下，彻底打乱恶势力的阵脚，使其群龙无首，溃不成军。事后更证实了调虎离山之计的高明与成功。

这些黑势力的头面人物，一个个十恶不赦，罪大恶极。他们多年来公然勾结在一起，包庇纵容犯罪分子，鱼肉百姓，敲诈勒索，独霸一方，为所欲为，成为压在平远地区人民群众头上的一块罪恶的“大石板”。不敲掉他们，国无宁日，民无宁日，平远无宁日。

三、中国的“金三角”

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期间被划入战区的平远，位于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砚山县和文山县的结合部，是一个典型的高原盆地，当地人俗称坝子。323国道穿镇而过，是通往广西和越南的交通要地，距省城昆明280余公里，距麻栗坡县的老山、者阴山主战区仅200公里。

这里海拔1500米，面积325平方公里，在云南省是水美草茂、林密粮丰的8个著名坝子之一，聚居着汉、壮、苗、彝、回等多种民族，历史上就是商品集散地和各族群众赶场的地方，被称作平远街。其中田心、磨龙、松毛坡、车白泥、小石桥、中寨、茂克7个村寨和平远镇办事处，统称“平远地区”，人口有14855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平远连个弹丸之地也算不上。但就是这个小小的地方，从80年代开始，贩毒贩枪活动日益猖獗，虽经不断打击，但犯罪活动却有增无减，愈演愈烈，近年来逐步形成了一股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武装贩毒黑势力，使这里成了闻名于世的毒品集散地和军火交易黑市，被称为东方的西西里岛、中国的“金三角”。在联合国禁毒署的地图上，平远被插上了一面